

合同

暗烟

潘军作品
PANJUNZUOPIN



潘军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潘军作品
PANJUNZUOPIN

命同

潘军 著

潘军 著

暗烟



• 桂林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合同婚姻/潘军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3. 7
(潘军作品)

ISBN 7 - 5633 - 4022 - X

I . 合… II . 潘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589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 - 64284815

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印刷

(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邮政编码: 072750)

开本: 889mm × 1 194mm 1/32

印张: 9.75 字数: 241 千字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 ~ 8 000 定价: 22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合同婚姻	(1)
对门·对面	(46)
3 月 1 日	(82)
AB 故事.....	(109)
从前的院子	(139)
我的偶像崇拜年代	(168)
秋声赋	(195)
纸翼	(229)
抛弃	(238)
对窗	(246)
小姨在天上放羊	(254)
和陌生人喝酒	(258)
寻找子谦先生	(267)
某部的于村	(276)
上官先生的恋爱生活	(285)
轻轨	(293)

合同婚姻

1

苏秦与李小冬解除婚约是几年前那个秋天的事情。他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一边谈论着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佬无端轰炸，一边去了位于城南的区民政部门。那天苏秦开着银灰色的本田车，李小冬听着克莱德曼的钢琴曲，两人都戴着款式新颖的墨镜。他们下车后，突然感到有点热，李小冬就把随身带的那把遮阳伞撑起来了，然后把它交到了此刻还是她丈夫的男人手里。那伞是酒红色的，阳光透过伞布过滤，出现在女人脸上的色彩很妩媚。两人在这样的一把伞下，感觉仿佛情侣一般美好。等走到路边一个小摊子上，苏秦准备买矿泉水。李小冬在墨镜后面提醒男人：就买一瓶吧。苏秦就花两块钱买了一瓶，他把盖子拧开，先递给了李小冬。苏秦说：你喝吧，剩下的给我。李小冬便把矿泉水拿到嘴巴边上，不含着，这样悬着喝了几口，再把它还给苏秦。后者就大口地喝起来。等到了民政部门的门口，李小冬又说：我还想喝几口。于是苏秦使用水把瓶口冲了冲，再次递给马上就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。女人笑着说：真是很怪啊。你看，我们要离婚了，你才变得这么事事精心。

苏秦说：你不也是吗？

李小冬说：看来婚姻真不是个东西啊。

苏秦有点尴尬地说：是啊，是啊。婚姻就是这么个东西。

这是第二次来了。第一次是发生在一周前，接待他们的是一个过于中年的妇人，像首长一样地告诫两位当事人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，同志。这个问题你们最好慎重考虑考虑，重新考虑考虑。难道——她的语气有个停顿——有什么非离不可的理由吗？

问话的显得振振有词，听话的反倒纳闷了。离婚是人的一项

权利，也是一份自由，怎么还得要出示什么“非离不可的理由”呢？

似乎没有。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，没有出现什么类似“第三者插足”或者“红杏出墙”的过硬理由。连一点迹象也没有。可是办理离婚就那么需要“非离不可的理由”吗？都是两个人的事，奇怪的是当初结婚登记的时候却没有人这么问过：你们有非结不可的理由吗？

后来李小冬说：我看哪，还得最后委屈你一回了。

苏秦说：你又想什么馊主意了？

李小冬说：要制造一个“非离不可的理由”呢。所以只能说你在外面乱搞了，这应该是最硬的理由。

苏秦说：你这才叫乱搞呢。

李小冬说：你在乎什么？这又不往报纸上登。即使将来你再婚，女方有误解，我会及时赶来为你作证的。

苏秦看着远处的一个水塔，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再婚？我有病！

要知道这回他们可就是这么办掉的。不过与打官司上法院相比，协议离婚还是显得轻捷。他们的事不到半个钟头就办妥了。但领证的时候多了一道手续，需要拍一张三分钟的速成像，贴到离婚证上。苏秦被一个长得民工模样的人推到照相机的面前，坐下来，感觉屁股下面的凳子太硬了。还没怎么准备，照相的人就说好了。然后是李小冬拍，也还是很快。等照片出来，他们都觉得照片上的人不像自己。

离婚证的封皮是绿色的，他们管它叫“绿卡”。

这以后，苏秦只要遇见熟人，或者有朋友来电话，问起李小冬，他就说：我们最近领“绿卡”了。

如果对方还不明白，苏秦就补充说：她最近提拔了，由老婆成了前妻。

2

苏秦和李小冬是大学的同学。他们不在一个系，苏秦学的是

中文,李小冬读的是英语,而且比他低两届。他们的认识是因为省里要搞大学生文艺会演,全校抽人在一起排练一个日本的民间舞蹈《八木小调》。那是一个由五男五女组合的舞蹈,一对对的,他们正好是一对,在台上如影随形,不离左右。恋爱都是偶然的产物,就这个因素,他们便开始了恋爱。他们的恋爱在大学校园里继续了一年,进行得还算顺利。于是苏秦毕业之前的最后一件事,是和二十岁的李小冬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他们虽然没有同居,发生性关系,但却一丝不挂地躺在了一张床上。

那是个有很好月光的晚上,两个年轻的大学生去了郊外一处农家旅馆,开了房。本来他们是作好了结合的准备的,还没坐稳,便十分温情地在黑暗中把彼此的衣服脱了。正欲行事,李小冬感到了害怕。她一下坐起来说:我还是处女啊。

苏秦说: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当处女吧?

李小冬说:要是怀孕了怎么办?

苏秦就把灯开了,李小冬吓得钻到被子里。苏秦有点腼腆地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只避孕套。李小冬一看这个曾经在学校厕所里屡见不鲜的玩意儿,情绪一下就坏了。她挖苦苏秦:没想到你还这么在行啊!

苏秦说:成人都知道的啊。

李小冬说:我就不知道!

苏秦突然感到事态一下变得严重了。李小冬的意思很明显,他曾经有过性经验。那么和谁有的,却没有对面前的姑娘说。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,在中国两性交往史上算是欺骗行为。他们就这样不欢而散了。两人冷淡了一个多月,到了苏秦将要走出校门时,李小冬又主动找到了他,表示还想把两人的关系保持下去。

苏秦说:我想知道,你这么急转弯,为什么?

李小冬憋了很久,才撂下一句话:你都看了我了。

苏秦当然是愿意的。他喜欢这个比自己小四岁的姑娘。在这之后的三年里,他们以通信的方式维护着恋爱,直到结婚。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,这才发觉原来双方是这样的不合适。既然不合适,也就没有多大的意思。没有意思,也就这么客气地离了。

3

苏秦离婚后,与李小冬还在一套房里住过一阵子。不过费用却分开了,苏秦负责水电,李小冬承担煤气与市内电话。那个时期苏秦在机关工作,与领导的关系弄得很僵,所以也不想干了。到了1993年,南边的形势火起来了,于是苏秦就辞职去了海口。这期间他还隔两个月回来看看,还住原来的房子。于是就有人开他的玩笑:苏秦啊,你这样离婚不离家的,也够潇洒了,还想蹭到什么时候?

苏秦说:我不过回来蹭李小冬几顿饭吃而已,可没想蹭她睡觉。

这个男人的运气很好,在海南岛实行“宏观调控”的前夕,他成功地炒作了一块地皮,赚了几十万。意外的横财使这个持重的年轻人感到吃惊。他自然不想恋战,很快就从商场上抽身而出。当初离婚的时候,他答应给李小冬十万块钱,不过那时他是个穷光蛋,李小冬拿到手的也只是一张白条。女人就带着调侃的口吻说:你拿我当农民啊?只有某些地方的政府才给农民打白条呢。

苏秦却认真地说:你不妨先收了吧。

所以现在男人拿支票换回白条时,女人就有点惊讶。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,也怀疑这钱的来路。她说:苏秦,你没干什么亏心事吧?

苏秦有点得意地说:你就当我傍了个富婆吧。

然后他就到了北京。苏秦不是那种愿意干事业的男人,他向往的是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。所以在北京,他没有自立门户开公司,而是在一个朋友的广告公司里当着策划顾问,帮他们做个文案,一个月拿着足以养好自己的薪水。有事就去,无事就在家读读杂书,偶尔也写点文章。过去他有过当作家的理想,现在却不想干了。他觉得这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,没有必要以一本什么书引起多大的轰动,成为别人羡慕或者憎恨的对象。他觉得就现在这样很好,很舒服。身份感对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已经没有了实在的意义。

作为男人,苏秦自然容不得自己的情感没有着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也到了四十岁。尽管如今对青年的界定尺度放到了四十五岁,他还是觉得已经像个中年人了。苏秦的家乡在长江中下游边上的一座小县城,父母都是中学教师,如今都退休了。他在南方忙着挣钱的时候,妹妹却考“托福”去了美国加州,两年后就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在父母眼中,那还是人家的后代,所以苏秦和李小冬办完离婚,老人是很不高兴的。他父亲一直怀疑是儿子的行为不检点造成这一后果的。而母亲认为离异的关键,在于他们没有及时生一个孩子。要是你们一结婚就怀上了,就好了。母亲总这么反复感叹着。现在他们只希望这个四十岁的儿子再成一个家,怎么说得给苏家留个后代。无论男女我们都一样高兴,父亲说,这事你必须抓紧,不能一错再错。苏秦说:我都这么大了,你们怎么还这样唠叨?我和李小冬是协议离婚的。离婚是不是很丢人?

实际上四十岁的男人苏秦也不满足于自己屋子里只有一个人的生活,虽然简单,但毕竟还少了最实质的内容。苏秦这个人的性格有点怪,他从来不主动去接近一个女人,更谈不上追求了。但是,如果遇见了,他也不想轻易错过。

在北京前后六年,与苏秦有过性关系的女人有三个。这三个女人中,基本上都是阶段性的,甚至偶尔客串一下,谁也不管谁。也自然没有实际的打算与未来的展望。严格地讲,只能叫性伴侣,还称不上是情人。最初,苏秦对这样的交往感到满意,因为没有额外的负担。两情相悦已是足够。可是时间一长,难免会产生一点感情。有感情就会希望彼此专一。苏秦希望这样,但是女人们却没有相应的考虑。到了1999年的春天,他偶然遇见了一个来自成都的女人,是一个酒店的大堂副理。那时苏秦在帮朋友策划一个新型保健药品的营销推广项目,住在这家酒店,和她熟悉了。苏秦很喜欢女人穿职业装,喜欢女人把头发绾成髻。这个女人也喜欢接近他,听他说话,迷恋他说话时的手势滔滔。没谈几回,两人就上床了。他们在床上也好默契,每次做爱都是大汗淋漓,女方也都有高潮。于是这个女孩就想嫁给他。这个问题一经提出,苏秦就有了犹豫。苏秦不是对女人自身的犹豫。他觉得女方家庭的负担过重,除了父母收入甚微,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症的弟弟。如果他正

式娶了人家,那么这些便理所当然地成了自己的义务。苏秦是个坦率的男人,他觉得自己已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来应付这样一堆的事情。于是苏秦说:我们不能结婚,因为我实在担不起这些。那个女人也明理,不骂男人这么自私,也没有过多的要求。在与苏秦同居半年之后,嫁给了一个开火锅店的老板。她在举行婚礼前夕单独约了苏秦,希望婚后继续与苏秦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。

女人说:那个人养我,你给我感情,行吗?

苏秦想了想,说:这有点问题了。既然是婚姻,总不能一开始就行背叛之事啊。

他没有接受,以给女人买了份什么保险将此事了结了。

4

当年苏秦与李小冬的婚姻终结,虽说没有出现什么“非离不可的理由”,但也不是一点外界的诱惑也没有。苏秦办公室里有一个女同事,叫陈娟,是北京一所高校新分配来的应届毕业生,家在犁城。陈娟属于那种青春性感的姑娘,性格中又带有斯文,人虽谈不上多么出众,但还是令人舒服的那种,有着耐看的面貌和修长的身材。这个陈娟一来就看上了苏秦的仪表和才华,很主动地接近他。据几年后的她说,那个时候,她是已经有与苏秦搞婚外恋的心理准备的。有一回,苏秦因为赶一份材料,下班晚了,陈娟便替他在机关食堂里买了饭。苏秦有些不自在,说:我不能在外面吃饭啊,李小冬会不舒服的。陈娟委屈得眼睛一下就湿了,说:不就是一份盒饭吗,犯得着扯出你老婆?

这件事让苏秦感到很羞愧,他想婚姻真他妈的不是个好鸟,就这点事心里都还有障碍。很长时间过去后,苏秦把这件事对已经是前妻的李小冬说了,他说:这大概不能算是越轨吧?女人说:是啊,婚姻。我这辈子反正是把这件事做过了。女人又说:苏秦,看来我们在婚姻期间并没有什么让对方很伤心的事情。我嫁给你时是处女,这你总还是记得的。苏秦说:我当然记得。李小冬说:可你在这之前就有了不轨行为。李小冬又翻出“避孕套事件”。苏秦伸了个懒腰,说:这都过去几年了,你怎么还惦着这宗冤案?李小

冬说：狗屁，什么冤案，我的直觉一点也不会错的。苏秦说：好了好了，我们不是都离了吗？

有人问苏秦，你和李小冬是那样的般配，怎么两人说离也就离了呢？

苏秦说：我们般配，但不合适。

那人很不理解：你可是很在乎她的啊。

苏秦说，婚姻不是选劳模，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未必就得到一份同样优秀的生活。倒是两个合适的人在一起，可能会有一份合适的日子。

问话的人就是陈娟。再见苏秦时，时间已不经意地过去了八年，陈娟已经是北京一家大公司的什么部门经理了。他们是偶然遇见的。那个暮春的晚上，苏秦去长安大戏院听李世济的《锁麟囊》，散场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。开始以为是听错了，结果喊声越来越近，一回头，就看见一个高挑个、穿着豆沙色夹风衣和高帮羊皮靴的丰腴女子在远远地对他笑，再一看，竟然是陈娟。

怎么是你啊！苏秦感到意外，也感到高兴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过去的同事。

我是不是变得很厉害啊？陈娟一上来就这么问。

苏秦说：你变得漂亮了啊。

陈娟说：看你这人，连讨好女人都这么拙劣，怎么张嘴就说瞎话？

苏秦认真地说：是啊，你真的变得漂亮了呢。

陈娟情绪很好。女人大都这样，即使经过了什么仪器鉴定，男人夸她的话是假的，她也一样爱听。陈娟还是抓住这个题目做文章：你这意思是说，以前的我一点也不漂亮了？

苏秦说：那也不是。不过说实话，那时我可真没敢好意思多看你。

陈娟笑了笑，说：是因为李小冬吗？

苏秦说：可能吧。我们办掉了，知道吗？

陈娟说：倒是听说过的。她现在怎么样？

苏秦说：虽说是单身，但过得很好啊，新买了房子，装修图纸还

是我帮她画的。

陈娟说：你们还是藕断丝连啊。

苏秦解释说：不不，离婚就是离婚。倒是现在见面比以前客气多了。

陈娟似乎有点困惑：那是为什么呢？一分开反倒好了？

苏秦说：大概是一个角色的问题吧。

陈娟说：这话听起来还很深刻。你呢，还是一个人？

苏秦说：我当然是一个人了。

陈娟笑道：什么叫当然啊？

苏秦说：我总觉得，如果是再婚，女人应该先行一步。

陈娟说：你这还是放不下她呢。你们能再合到一块儿吗？

苏秦说：你是说复婚？这好像不太可能。

陈娟说：为什么？

苏秦说：过得好过不好那已经是领教过的呀。

两人说着就来到了停车场，陈娟这才问苏秦：你晚上还有别的安排吗？

苏秦说没有。

陈娟说：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开车。我们去三里屯找家酒吧坐坐。

苏秦点点头，心里也暗自吃惊，想陈娟这个女人还真的不简单，三十来岁的年纪，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回北京发展起来了。一会儿，陈娟从地下车库把车开来了，是一辆刚上市的白色的小赛欧。苏秦觉得这个女人就像这辆新款的小车，不算华丽，但很实在。

于是两人就到了三里屯，进了一家叫做“子夜”的酒吧。那时候酒吧的生意刚刚上来，都是些出双入对的男女。苏秦想，这些人中间必定没有一对夫妻，他发现自己的心理或许有点问题了，自己不结婚，仿佛天下的婚姻都是那么不幸。他把这个心理坦率地告诉了陈娟，后者说：其实就是这样啊，否则酒吧的生意怎会这么火呢？陈娟的另一个例证是，她说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上网聊天，发现只要是类似“三十以后才明白”、“中年难过美人关”、“四十情怀”这样的聊天室，几乎每时每刻都是“客满”，可见人到这个阶段，心

是多么的浮动。

他们要了两杯扎啤和一份爆米花,开始了交谈。这时苏秦才知道,这个陈娟刚离婚不久,离婚的原因很通俗,男方首先有了外遇,被她捉奸在床。

我当时一看,什么也没说,还把他们的房门带上了。陈娟说,然后我就开始打点自己的东西了。我连那个女人的脸都还没看清呢。那女人一溜走,他就对我下跪,我这才火了,我说你犯得着这样吗?敢做敢当嘛!要是那个向你脱裤子的女人看见你现在这么跪在我面前,她会很伤心的。这样一说,他又站起来了。

苏秦身体往后一靠,说,想不到你做事也很漂亮呢。

陈娟打了个手势,喝了一口酒。

苏秦感到这一刻女人一定是心情特别好。

5

那个晚上后来发生的事多少令苏秦有点准备不足。他们各自喝了两扎啤酒,结果陈娟还是执意要开车送苏秦回去。苏秦说:这么晚了,我还是打的吧。陈娟说那何必呢,我这也只是一脚油门的事啊。是你那里不方便吧?

女人这么激将一下,男人也就不推辞了。他们插上三环线,往南行没多一会儿,就到了方庄,到了男人的屋子。这是一套崭新的两室两厅的房子,装修也很雅致,但却是租用的,每月的租金为人民币两千五百元。所以陈娟一进门就说:你还不如按揭买一套房呢,首付完了,月供也就三五千块。

苏秦说:我也这么想过的,可总下不了决心。

陈娟说:这有什么下不了决心的呢?

苏秦说:主要是还没有非买不可的理由吧。说实话,我不喜欢北京的空气,只是觉得北京的钱比外地好赚一些。再说,要是在外地遇见一个女人怎么办?我是说那种适合做老婆的女人。

陈娟就笑了,说:你心里还是想着要结婚的啊。

苏秦说:话当然也不能说死啊,毕竟我还不能算老嘛。

苏秦说:有时候想想,婚姻也有婚姻的好处。譬如说人生病

了,身边能有个人倒个茶递个水什么的,那还是好。

陈娟说:要是这样,那雇一个保姆不就结了?说到底,你还是耐不住寂寞。

苏秦就笑了,说:陈娟,作为男人,我虽然算不上那种风云人物,但也还是有点魅力的吧?我难道找不到一个女人伴伴?

陈娟说:你这个人我大致是知道的,你骨子里还属于古典情种,像那种一夜风流的事你不会干,却又见谁爱谁,对谁都真诚。

苏秦说:很对,我和李小冬离婚这八年,就是这么过来的。我不会主动去追逐女人,但是真的遇上了相互顺眼的,我也不轻易错过。人与人的相遇与错过往往都是瞬间发生的事。

同意,陈娟说,这话我太同意了。我还想问你,你对女人的要求,是不是就是一个“顺眼”?

苏秦说:那当然不是。从前我对女人的要求是八个字——通情达理、秀外慧中。现在觉得这个标准好像是旧社会的,不现实。都什么年头了,还这么古色古香?于是就作了修改,多加了四个字——看着顺眼,聊着开心,睡着舒服。

陈娟一下笑了起来,把嘴里的茶水都喷到了沙发上。陈娟弯着腰说:同意同意!

苏秦说:现在啊,男女的事既简单又不简单。简单嘛,是说上床也就上床;不简单嘛,是说下床就下床。

陈娟继续在笑:你这话虽然有点粗,不过很准确啊。

苏秦说:我这可是经过调查的啊。我问了不少男人女人,大都是这样。你看,这是不是有点人心不古、世风日下啊?

陈娟说:也有个怎么看的问题吧?毕竟现在的人活自在了。

话说到这里,苏秦便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,说:那是,对社会或许是不安定的因素,但对个人却是自由。

陈娟见苏秦站起来,就说:哎,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吗?

苏秦点上香烟,笑了笑,说:哪里的话。咱们能见一面可真不容易。要是不想走,留下就是了。

陈娟开始还是在笑,说:这是什么话?你就不能说,是你不想让我走吗?

苏秦立即改口:对对,我希望你今夜别走。

陈娟说：我可没有别的女人那么顺眼啊。

苏秦就坐到了陈娟边上，说：其实，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时，就觉得你特别顺眼。要是那会子我没有和李小冬结婚，也许就找你了。这是真话。

男人的气息逼近过来，女人突然就觉得有点紧张，也有点激动。实际上女人选择这么晚送男人回来，就已经有了心理上的各种准备。不过现在事情真的来了，她还是有点不自在。女人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像在等待男人进一步的要求。于是男人走过来，凑近她的耳边低声说：先洗澡好吗？

这个晚上他们过得很好。

陈娟的确是那种耐看的女人，身材五官都过得去，如果是在校园里或者在机关里，她算得上引人注目的女人。但在社交场上，她并不抢眼。这一年，陈娟三十岁，有着少妇那种特有的风韵。当她洗完澡之后，苏秦才看到，这个女人被时装裹住的肌肤，实在比露在外面的要白皙许多。他熟练地抚摩着女人，感到怀中的这个身体一点也不陌生。他甚至想，自己可能已经在某一次梦境中，曾经拥有过这个身体。然后他们就做爱了，彼此的感觉都不错。事情完了，陈娟问：我是老几啊？

苏秦愣了一下：什么老几？

陈娟说：我是你第几个女人？

苏秦侧过身去拿烟，说：这个问题我不予回答。

陈娟就笑了，说：我们都这样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那你再回答一个问题：与那些女人相比，我怎么样？

苏秦说：你这个人，坐在沙发上没有什么问题，怎么一到床上老有问题？

陈娟撒娇地说：你肯定是认为我不好。就是！

苏秦搂着女人说：你没见我出了那么多的汗吗？

陈娟说：这是第一次嘛，有新鲜感，可能往后你就不出汗了呢。

苏秦说：那咱们走着瞧。

这个晚上他们就这样折腾了一个通宵，说着说着，又堆到了一块儿。直到窗外的天显出曙色，陈娟才说：苏秦，没想到你老先生

床上功夫一流啊。

第二天他们睡到下午三点才懒洋洋地起床。陈娟去梳洗的时候，苏秦已经在做饭了。他用微波炉热了牛奶和火腿肠，凉拌了一个西红柿，又煎了单面的鸡蛋。他把这些摆好，再各自倒了一杯果汁。

陈娟穿着苏秦的衬衣，把屁股整个包起来了，感觉下面就没有穿什么。她把洗过的头发用干毛巾裹上，懒散地坐到苏秦面前。看着眼前这一切，女人感到由衷的高兴。女人说：苏秦，这是我近期过的最好的周末。

苏秦说：我也是。我觉得我们还真是做到了那个十二字方针。

陈娟说：你该不会在暗示着要娶我吧？

苏秦说：虽说没有这么想，不过，我看理想的婚姻也不过如此吧。

陈娟说：可是这样生活久了，也会彼此厌倦的——你说呢？

苏秦说：可能吧，婚姻总是让人紧张。

说到这里，陈娟的手机响了，可是她非但没有接，还把手机给关掉了。

苏秦说：你接就是，我会有什么看法的。

陈娟说：也就是一个熟悉的客户，对我有那点意思，一直就是这么电话缠着。

苏秦说：那也难怪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喜欢的。

陈娟说：苏秦，假如我只想让你喜欢，你能做得到只喜欢我一个吗？

苏秦说：你们女人一爱起来就喜欢提这么绝对的问题，其实谁都明白，没有人一辈子只爱一个人，神也做不到的。

陈娟停顿了一下，说：也对。我想这大概就是你不打算再有婚姻的最大的理由吧。你现在这么自由，可以随便跟任何女人好。可人是会老的啊，你老了以后怎么办？

苏秦说：这没什么不好办的吧？即使是最好的夫妻，那也不是同一天死啊。

陈娟说：你这是抬杠。

苏秦摇摇头,说:怎么人们一谈婚姻就那么实用呢?

陈娟喝了口牛奶,说:不过,听你这么一说,我觉得我好像也不再需要婚姻了。

苏秦连忙打断:别,这只是我的考虑。你是你。你是女人。

陈娟便站了起来:女人怎么了?从前女人要婚姻是指着男人养她,所谓的“嫁汉嫁汉,穿衣吃饭”。或者说想生一个孩子。这两方面我现在都不需要。我只要这辈子过得充实。

苏秦想了片刻,提出了建议:既然如此,那我们不妨先这么相处下去。你看呢?

陈娟接受苏秦这个建议,前提是也需要苏秦对她有一个承诺,她说:你不能从这张床爬到另一张床,我不能接受你带着别的女人身体上的气味回到我边上。你能做到吗?

苏秦说:你不就是要求有一个相对的稳定与专一吗?这没问题,这也是我的风格。我与异性交往,都是一段段的。

陈娟没有再说什么。

这之后他们每逢周末就住到了一块儿。苏秦不愿意去陈娟那里,总是借口“我没有车”。其实他多少有点介意陈娟过去的生活,虽然女人并没有说什么,他也什么不打听,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愿意睡到那张床上。陈娟大概也看出了男人的心思,也不点破。两人就这样相处着,春天很快就过去了,夏天开始了。有一个周末,天下大雨,陈娟也还是来了,感觉到人很疲惫。于是苏秦就说:你干脆住过来得了,免得跑来跑去的。陈娟想了想,答应了,当晚就把自己的一些衣服、鞋子以及生活日用品,一箱子提到了苏秦这里。她把箱子放下的时候,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这令苏秦有点困惑,便问:你怎么了?

陈娟瘫在沙发上,说:我好像成你老婆了。

苏秦纠正道:那不是,你要是觉得别扭,可以随时离开的,我们之间不需要履行什么法律手续。

陈娟问:就图这点方便?

苏秦反问:这还不够吗?这不是方便,是自由。

陈娟点点头,与苏秦一起把带来的衣服放进一个腾空的柜子